

京剧《打严嵩》表演特色探析

舒 桐

摘要:《打严嵩》这出传统剧目,通过各个行当的特色表演,把人物的不同地位、不同性格、不同心理活动展现给观众。戏曲舞台上的服饰、翎经、曲牌、念白、表演等程式都是戏曲演员创作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这出戏中,架子花脸通过发挥善于运用念与做表演手段的行当特点,在不脱离人物的基础上大胆利用变嗓的念并借鉴丑行的做,鲜活的塑造了严嵩这一人物形象。

关键词:《打严嵩》 打街 变嗓 表演体验

京剧传统剧目《打严嵩》是一出典型的生、净合作的“对儿戏”。很多京剧名家均曾上演,如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裘盛戎等,并有音像资料传世。故事描述的是明朝的清官邹应龙用自己的智慧,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痛责谋国奸相严嵩的大快人心的故事。

《打严嵩》的历史背景是明朝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施政初、中期较为勤勉,国泰民安,史称“中材之主”,但晚年崇奉道教荒废朝政,在位四十五年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由严嵩擅权达十七年之久。

严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二十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和明代弄权的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相比,严嵩是个科第出身的大才子。其文才不仅那些宫内宦官难以望其项背,即使是在同时代的文臣当中,也为世人公认。可惜他和严世蕃父子两人是有才而缺德,严嵩恃权得宠,独霸朝纲,结党营私,败坏法纪,是一代臭名昭著的奸相。其子严世蕃,凭借父权,做工部侍郎,贪赃枉法,广纳贿赂,纵情恣欲,欺压良善,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狼狈为奸的严氏父子,朝中如有人攻讦往往被害得家败人亡。因此,长期以来,朝臣们无人敢言。这个大奸臣,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非常棒,和宋朝两大“奸臣书法家”蔡京、秦桧的水平相若,可以想见,他当权时,不知有多少人求其墨宝,其书法身价绝对是让人咋舌的价码。北京著名酱菜园“六必

居”就出自其手。东窗事发后,嘉靖诏令诛死严世蕃,严嵩致仕还乡,削职为民,在其家中共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万余两,珍珠宝玩不计其数,放出所押民女27人,严嵩归家后住墓舍二年,饥饿毙命。在京剧舞台上严嵩以花脸应工,勾典型的奸白脸。

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人,明嘉靖三十五(1556)年进士,初任时主管朝覲聘问的“行人”,后任御史。邹应龙任御史后,总在想,朝野官民深受严氏父子之害,如能将其弹劾参倒,也算是自己身为御史应尽的一份职责。邹应龙曾向皇帝说“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而严氏父子搜刮民财,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他奏请皇帝严惩严世蕃,将严嵩放归田间,方能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后来,邹应龙提为通政司、兵部侍郎,巡抚云南,查办黔国公沐朝弼,又平番寇,后因忌者所排,弃官归里。在京剧舞台上邹应龙以老生应工。

严侠,严府的门官,是一个见风使舵、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欺软怕硬的典型人物。京剧丑角应工。

常宝童,世袭王爷,年轻气盛,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忧国忧民。手中掌有老王所赐十二道免死金牌和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凹面金铜。京剧小生应工。

第一场是邹应龙的单场戏,按京剧传统表演程式进行,上场打“引子”、念“定场诗”、话白介绍自己的简历出身,之后唱【西皮原板】表达自己与奸臣严嵩斗争的决心,为下面的剧情发展作好铺垫。这里

作者简介:舒桐,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副教授。

要说明一下邹应龙的穿戴,第一次上场亮相的邹应龙穿蓝色官衣,表示他身为官宦但品级并不高。京剧舞台上的服装以红色和黑色为高贵或品级较高的象征。头上所戴乌纱帽的“展”(行话对“帽翅”的称呼)为“方展”,表示是一位忠正的清官。在京剧舞台上如果帽翅是三角形的“尖展”,那么这个人肯定是赃官。

邹应龙下场后上场的是严嵩府的门官严侠,只两句上场诗便表现出了他的嘴脸——“相府门前七品官,见爷容易见我难”。头戴“圆展”纱帽,身穿青(黑)色褶子,手持折扇,表现出他是一个有些权利的下人。邹应龙与严侠见面的这场戏主要是表现出官僚府邸的奴才们仗势欺人并索要贿赂的丑恶嘴脸及欺软怕硬、狐假虎威的本性。邹应龙恳求严侠为其通报,严侠见名帖中没有好处便百般刁难,使邹应龙气急转怒,声称要等严嵩去太庙上香之时告他一状。严侠见事不妙急忙改变嘴脸和起稀泥,通过这段“索贿”的表演很明了的表现出两个人性格。接下来就是主要人物严嵩的登场了。

严侠通禀之后,观众首先听到的是幕内的一声咳嗽,这样把一位上了些年纪的大官僚的形象先通过声音传递给观众。在幕内唱【西皮导板】后,严嵩手持古书,身穿红蟒,头戴文阳,踩着【长锤撕边】的节奏缓步进入观众的眼帘,在九龙口稍做停顿亮相,目光收回到手中的古书,表现出他对任何人不屑一顾,也表达了严嵩的文人身份。严嵩上场的八句【西皮流水】唱段借古喻今,这是京剧所特有的表现手法,用元朝末年的篡位臣王莽影射严家父子,并道出自己篡位之心及在朝的权势和残暴的一面。历代名家的唱词不尽相同,但表达的意思基本相似,这里介绍一段词句较全的唱词,出自中国戏曲学院印制的教材。

【西皮导板】

昔日有个王莽臣,

【西皮流水】

起下了谋朝篡位心。

私造九龙冠一顶,

药酒毒死平帝君。

我国大明是嘉靖,

严家父子保定锦乾坤。

三六九日官上任,

【西皮摇板】

好一似五阁君驾座剥皮斤。

下面的定场诗及话白介绍了严嵩私造王冠,为自己的儿子严世蕃篡位做准备的内容。这样直述的方法也是京剧舞台表现的一种特殊手段,通过念

白把人物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严侠呈上名帖,严嵩心中很怀疑地问道:“老夫与他素无来往,求见老夫为了何事?”。得知是来献好心,但还是将信将疑,警惕地吩咐护卫站堂,并命令邹应龙东角门施礼西角门打躬,报门而进,用自己淫威来威慑邹应龙。邹听到这样羞辱性的命令后,为了取得严嵩的信任,忍气应允,用一段流畅的【西皮快板】唱段表现出当时的心情,也使得全剧节奏加紧一步。邹应龙跪在堂口,严嵩佯装不知,直到严侠连报三声才慢慢地放下手中的书卷,嗔怒的瞪了眼严侠,轻蔑地看了看邹应龙。知道是前来献好心后,才赏了个座位。邹也机智的当着严嵩的面请严侠坐,严侠只能尴尬地说声“我站惯了”表现出他的奴才身份。落座后,邹应龙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把严嵩引入自己的计划。首先他讲出为严嵩私造王冠的邱、马两个工匠现在常宝童府中关押,自己愿意上金殿为严嵩做证,这一下就取得了严嵩的信任,并有意挑起常、严二府的矛盾,说常宝童在府中辱骂严嵩使其发怒投入圈套。严嵩此时不但相信了邹应龙,而且仗仗自己的权势没有通过皇帝的批准就将邹应龙的外帘御史升为内帘御史,以便让他可以当面见君为自己做证。严嵩命邹随在轿后起身上朝,这里运用京剧特有的写意手法,在曲牌【六么令】中上轿走舞台调度“一翻两翻”后下轿,表现了严嵩出府上轿至金殿上朝的过程。正所谓“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这是京剧虚拟表演的生动写照。此时舞台上的摆设也是戏曲舞台写意性的极好体现:舞台上除了严嵩空无一人,台中摆一张黄桌帔的方桌,上摆一香炉象征皇位,当严嵩向皇帝施礼时,幕内由扮演严侠的演员念皇帝的词,使观众明白严嵩此时身在金殿面君。而幕内的念白也是京剧表演中的特点:一些特殊角色有特定的行当应工或代劳,如《失·空·斩》中《失街亭》为诸葛亮三报军情的小花脸要在《空城计》中扮二老军之一;再如《霸王别姬》中的四个巡夜更夫,要在幕后唱楚歌“苦相思”,行话叫“搭架子”。

严嵩与皇帝一段对白后召见邹应龙,此时邹应龙上场换穿红色官衣,表现他已升官做了内帘御史,这也为后面见到常宝童产生误会埋下伏笔。邹应龙上场的一段【流水板】,表现出此时邹应龙成竹在胸的喜悦心情。邹应龙为严嵩做完“人证”后下场,皇帝赐严一道圣旨去开山王府捉拿常宝童上殿辩理,此时严嵩手捧圣旨更是得意洋洋,下殿出门接用前面的牌子【六么令·合头】回到自己的府邸,这时邹应龙已跟随回来,此时严已把邹当成了自己的心腹人,面带笑容与先前见面的情绪大不相同

了。正当严嵩要去开山王府捉拿常宝童时,邹急忙向前拦阻,替严嵩分析去开山府的利害关系——常宝童有皇杠阻拦,又有十二道免死金牌,另外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凹面金铜,不如老太师多带些人以防不测。此时严嵩完全被邹所表现出来的忠心所打动,一口断定邹就是他最可信赖的心腹人。此时的邹应龙趁机把刚才在府门口被严侠的刁难抖搂出来,严嵩当然不饶,当面要斩严侠,此时严侠跪地求饶,磕头如捣蒜,丑态百出,邹应龙当然是任意奚落出了府门前的那口恶气。严嵩此时为了收买人心假意关心邹应龙,把皇帝赐他的穿朝御马赠给了邹应龙,并且给了严侠一个赔礼的机会,命他为邹应龙牵马。结果邹应龙与严嵩的几番上马的推让把严侠折腾得一身汗,邹应龙这才洋洋自得上了马,款款实实在在地唱起了紧拉慢唱的【摇板】表现自己出了恶气的痛快,以及严嵩已经中计的得意心情。期间邹应龙与严侠二人一唱一问的表演方式很是生动。

邹(唱):把话说与尊官听。

严:伺候您呢。

邹(唱):三百两纹银值多少?

严:您怎么又提这件事啊?

邹(唱):有道是脸面值千金。

严:脸面是重要的。

邹(唱):从今后我要常来往。

严:随时伺候着您。

邹(唱):你邹老爷是一个心腹之人。

严:满树的枣就红了您一个。

邹(唱):从今后不把你尊官来叫。

严:邹老爷您回来,我问问您,您不叫我尊官叫我什么啊?

邹:喏。

严:我怎么成了喏了?

邹(唱):你是邹老爷牵马坠镫……

严:我是个好的。

邹(唱):一个势利小人。

严:骂着我喽!

唱罢用马鞭打严侠的头下场。此段表演亦庄亦谐,非常有观赏性。

严嵩随后手捧圣旨下场去开山府。

接下来一场是“王府碰壁”,另一位主人公少王爷常宝童出场。前面已经对他的身份做了介绍,因此,常宝童上场后直接用几句【摇板】自述身世,接着邹应龙来到王府,少王爷见邹身穿红袍知道他是升了官了,但一听是严嵩的保举立刻反目给邹撤了座位,这表明年青的少王爷也是痛恨奸臣的,邹应

龙忙解释“虽然是严嵩的保举,可还与小千岁办事啊”,常宝童这才原谅了他。邹应龙教导常宝童少时严嵩到来如何耍赖,这下子年轻的小王爷来了神,表现出顽皮的孩童本性。安排好后续邹应龙随即躲入幕后。严嵩手捧圣旨有恃无恐,趾高气扬的来到王府门外,下轿后还不忘叮嘱随行的校尉跟在身后,可没想到他前脚刚踏入开山府的大门,后脚那几十名校尉就被常宝童手举金铜吓退了。此时孤身一人的严太师如同虎落平阳开始受到调侃。喜剧色彩就逐渐浓重起来了。

严嵩进府后站在堂中正要开读圣旨,没想到常宝童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抢先说到“老太师不必开读小王我知罪”,这一下子把严嵩要读的内容堵了回去,严嵩莫名其妙地问道“你知何罪啊?”,没想到常宝童回答得更加爽快“愿将邹、王两匠献上当今”,这下严嵩没了话,无奈的把手中唯一的护身符——圣旨,交给了常宝童,交出圣旨的严嵩此时的身份可就不是代表皇帝来的人物,在常小王爷面前,他是臣子,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臣子见君那是必须要行君臣之礼的,老谋深算的严嵩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随即满脸堆笑地说道“千岁在上老臣大礼参拜”,接下来常宝童就用邹应龙教他的一套开始戏耍老严嵩了,而且自己还有所发挥。先是假装客气说“那么大年纪甬拜了”,严嵩说“焉有不拜之理”,常的坏话就来了“给脸不要脸,冲着我的靴子尖磕三个响头,孩子们给他数着点。”严嵩规规矩矩跪在台中冲着这个能当自己孙子的小孩开始磕头。在舞台上表演此段时,演员为了达到磕响头的效果,在头磕下去的同时用拳头在地板上用力一砸,这样声音效果就出来了,常宝童手下这帮小太监更坏,老太师磕一个他们喊“一个”,磕两个他们还喊“一个”,当磕了三个时他们依然喊“一个”,这下子严嵩没辙了,叫苦道“啊千岁,他们怎么净说‘一个’呀?”,常宝童也明知故问:“瞧你这人缘混的,那么你磕了几个了?”“老臣我磕了三个了。”“那你就起来吧。”严嵩起来后常赐了他一个座位,没想到这又是一个圈套。

坐定后常宝童问严是忠是奸,严嵩自然称自己为大明忠臣,这时常宝童把邹应龙教给他的坏主意用上了,在正堂上摆出了老王爷和伴驾王的画像,严嵩是何等的老练,心想我身为大臣见君不参是一行大罪啊,马上计上心头向常宝童说道老臣有辩,常宝童装起了糊涂,对严嵩说道:“怎么着老太师还会变吗?孩子们金盆打水啊。”严嵩一头雾水说道“千岁打水何用啊”?常宝童说道“让老太师变一个大乌龟小王也好玩耍玩耍啊。”面对一个孩童王爷,

严嵩又气又恼又不敢发作。只得解释说:“老臣乃舌辩之辩……一非朔望,闲不参君。”就是说,不是初一、十五可以不参拜,常宝童看这招整不了严嵩又让他坐下。严嵩刚刚洋洋得意的坐在那里为自己的聪明庆幸,常宝童的第二招“耍无赖”又出招了。问严嵩“开山府是欠粮还是缺晌?来此做甚?”严嵩无奈的重复请他上殿辩理,常宝童问圣旨呢?严嵩反问“方才千岁请过去了”,这回严嵩面对常宝童的“耍无赖”是无计可施了,常宝童来了个矢口否认,反骂严嵩欺君最后命手下人等拿过凹面金铜将严嵩痛打一顿,在打至府门时邹应龙也赶上给了严嵩一脚,严嵩慌乱中看了一眼踢自己的是个穿红袍的,然后转头逃出了开山府。

花脸,特别是架子花的表演中有时为了表现一些特殊的人物借用一些小花脸的表演方法,行话叫“大小花脸”,如《算粮》的魏虎,《法门寺》的刘彪等均有这种表演。严嵩在这出戏的后半部就开始用了这种表演手法来表现出狼狈的丑态,与先前上场的威严,不可一世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制造出很多喜剧效果。

在【乱锤】的伴奏中众校尉领着严嵩上场,此时严嵩为了表现狼狈样,在装束上有所变动,一是把蟒袍的下摆折放在玉带上,二是把头上的文阳盔头微微歪戴,这样表现他挨打后的衣冠不整的惨状。这场戏是这出戏的高潮叫“打街”

严嵩的轿和马都被常宝童打坏,正要求众人把他背回府去,后面一声“常宝童来了”,把他手下的爪牙都吓跑了。只留下严嵩被身后赶来的邹应龙拦在御街之上假意安慰。严嵩一看遇到了自己的心腹人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忙向邹应龙描述自己在开山府所受到的“待遇”,这时的严嵩已然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气魄丢到了一边,除了狼狈的表演外,此处为了学习常宝童的语气特意使用一种特殊的念词嗓音,我们叫它“变嗓”。这里做一下解释,有的人说是“假嗓”,本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假嗓”又叫“假声”、“小嗓”,是指戏曲舞台上旦角和小生的发声方法。而此时的严嵩并非直接学小生的念,而是学常宝童小孩的念白,也不是用“假声”而是把本嗓的念白用“变嗓”的方法来体现小孩的语气,舞台效果极好。一个大白脸、花白胡子的老头,突然冒出几句小孩的声音,反差极大,再加上夸张细腻的表演,使这场“打街”很有观赏性。

严嵩把刚刚在开山府的经历和常宝童的一言一行都向邹应龙表述明白,并表示要上殿参奏常宝童,这时邹应龙打严嵩的机会可就来了,邹假意问严嵩怎样上

殿参奏,严回答:“自然是脱袍验伤”。邹应龙说老太师你好糊涂啊,身为大臣见君脱袍是一行大罪啊!严嵩也无奈的念出一句京白“难道我这打,就白挨了?”邹应龙马上献计何不劳人在脸上做一两处面伤,上殿一参就准。严嵩此时是言听计从,急忙向两旁文武寻求帮助,两班文武官在邹应龙的暗示下都转脸走去。邹应龙假意的义愤填膺的说道“叫我好恨,两班文武俱受太师恩惠……这也就是打了老太师,要是打了邹应龙我定不与他干休!”严嵩如同发现了新大陆把邹应龙搀到正位,恭恭敬敬的行个礼,满脸赔笑的求邹应龙在脸上做伤痕。邹应龙自然假意推脱自己怎么能打自己的恩人呢。严嵩马上表示“你若打了老夫,比报升官之恩甚强十倍”给了邹应龙一颗定心丸。此时“打严嵩”的“打”方才开始。两个人在舞台上摆好造型,一个高相一个矮相;一个义愤填膺一个狼狈不堪。此时需要花脸演员的表演要洒得开,放手出怪相,行话叫“囊掖”,要敢于“罚头卖相”(此为行话)。老生唱【导板】“大骂严嵩是奸臣……”严嵩马上翻脸道我叫你打你怎么骂起来了?邹马上解释“有道是举手难打笑脸人……”严嵩一看错怪了邹应龙,马上又是赔笑说道“您就连打带骂!”经几番的痛打,严嵩已然是两眼乌青了,邹应龙也是当众痛打羞辱了这个大大的奸臣,在最后下场的时候,糊涂的严嵩还诚恳的向邹说了句“心腹人!劳您的驾”,在观众大快人心的笑声中全剧结束。

在这里提一个小插曲,戏曲演员在演出中有从人物中自由出人的表演体验,也就是说既要带着对人物的体验去表演,又必须以跳出人物的心态表现技术技巧。欣赏京剧的观众同样也有着对剧中人物和演员技艺出入自由的观赏习惯。演员的表演体验与观众的审美体验统一才能收到良好的演出效果。曾经在中国戏校排演场,侯喜瑞与雷喜福先生合演此剧,演到此处的侯老恰到好处地运用幽默手段脱离剧中人物,向比自己年长的雷先生念了句“大师哥!劳您的驾”,给现场气氛带来非同凡响的效果,试想如果观众没有用京剧独有的审美体验来观赏,就会对演员跳出人物的表演产生困惑而不是共鸣了。

《打严嵩》一剧集中体现了京剧表演艺术中“唱念做打”的“念”和“做”,通过“韵白”、“京白”、“变嗓”等念白的处理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夸张、细腻、变形的表演来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让人们体会到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京剧程式无穷的表现力!

(责任编辑 曲谨春)